

(清) 蒋湘南著 李叔毅 龚佩璠 张大新 点校

七经楼文钞

中州名家集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七经楼

083

七 卷

22 27083
717
1

(清)蒋湘南著 李叔毅 龚佩璠 张大新 点校

七经楼文钞

中州名家集 河南省少数民族古籍之一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该书是清代道光、咸丰之际回族学者蒋湘南的文集。共六卷，收文九十七篇。其中，除少量人物传略、墓志铭外，大多为学术论文。蒋氏一生以“通经致用，持世救偏”为志，所以他的文章既能熔经化史，汲取典籍之精英，又能不泥古，不守偏，独抒见地，自成一家。

中州名家集

七经楼文钞

〔清〕蒋湘南 著

责任编辑：贾传荣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孟津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75印张168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数 印：1—1,500册

ISBN7—5348—0214—3/K·40 定价：5.00元

序

马子貽司马将以其外舅蒋子潇《春晖阁诗钞》、《七经楼文集》二种重刊于蜀中，自威远署越千余里，走卒至大竹，索余叙言。噫！子潇岂徒为诗人，为文人哉？殆通儒也！子潇学贯天人，识超今古，荟萃琅环秘笈，发前人未洩之奇，著书百余种，版刻度世。余方无从窥其涯涘，况作叙耶！顾余虽不足以叙所著述，而余两人交谊与子潇之学业与年俱进者，余犹得追溯之，又乌可无一言也！

忆余年二十一读书子潇家，同师侍马春圃夫子。夫子——子貽祖伯也。子潇小余二岁，已举茂才，而余尚应童子试。两人一见交欢，如鱼得水，如胶投漆，如影随形，燃膏燃炬，无暂时离。每课题下，则拉余走城南，穿溪渡谷，入岗峦深处，拔丛草，踰跌坡陀间，阅山光水色，烟云变灭。退观前明少司马周冲白先生君子亭别业，浓李百数十株，繁英堆雪，香塞四空，子潇若有所悟。于时放言高论，无所顾忌，有轻世肆志之概。谓将开辟贾、董、马、郑之学，濂、洛、关、闽之理，道藏、梵笈之书，毗婆、尸佛之教，订伪批谬，机杼已见。曾不知前有千古，后有万年，鸟飞兔走，寒暑代谢，尚有何世界几易草木也！曾不知帝王、师相、贤圣、仙佛、英雄、豪侠、畸人、烈士，尚有几百千万若干辈也！予将仰观乾象，星宫度数而极其精奥也！予将俯察堪舆，寻黄河、珉江、金沙江于火燄壩儿、羊膊岭、冈底斯诸绝境而析其支分、派别之源流也！予将探恒、华、泰、霍而辨其干枝、脉络于昆仑之主山也！子潇舌翻目瞠，涛奔电掣。当其痛快淋漓，踴躍满志，则划然长啸，山鸣谷应。余时唯唯听受，

FA86/02

无从赞一辞。已而，鸟还花堕，夕阳西倾，迺归书室，磨墨伸纸，濡毫挥洒，如风卷残叶。艺成，呈诸春圃夫子，夫子未尝不咨嗟称赞，叹为天下奇才，云：“他日吾宗高足又出一郑康成也。”后，余以嘉庆戊寅补博士弟子员，道光元年辛巳，以宣宗成皇帝践阼，恩猎乙科。子潇后五年乙酉，受学使者吴巢松侍读知，擢拔萃科，贡成均，并赋诗云：“一鞭初指仆公来，难得风檐有此才！”其鉴赏可谓深矣。明年，子潇入京都，应朝考，蒋砺堂相国、阮云台协揆、陈硕士阁学、顾南雅学士数巨公，皆为称许。而吴兰雪、郭羽可、魏默深三舍人，龚定庵进士、方春木广文等诸名士，相与倡和议论，考稽商榷，而学益进。迨巢松侍读移学使者节，督学山左，子潇南归谒见于济南，留勑校事。幕中如李福、褚应椿辈，皆吴下宿旧，子潇与泛大明湖，酌珍珠、趵突泉，登泰岳，历访秦丞相李斯所篆残碑，陟日观峰观日出处，遨游任城，与洪幼怀饮太白酒楼，作长歌自负，旁若无人。壹以在京师往还高丽人金老商及客谒章佳胡图克图，而闻见益奇，学益肆。侍读下世于学使者任，子潇则扶灵柩徒步涉长途，水陆数千里，归葬吴阊。时人多称其义重师恩，喜与之游，而学益富。子潇自乙酉得选拔，越十年，甲午以选拔中副车，次年乙未登贤书，是为道光十五年。而余亦是科大挑二等，就教职，选补商邱教谕。子潇数应礼部试，不第。迟至甲辰科挑二等，选教职，与余先后略同。余先以六年俸满列荐章，用县令，籤掣四川。而子潇绝意仕进，补虞城教谕，不就。自是，废吟咏，专心治经，有睥睨两庑意。一谒栗朴园河帅于河壖，与筹砖工，载记文集中。遂入关中，谒座主张椒云方伯。方伯陈臬移蜀，子潇留关中。关中古帝王都，名儒渊藪。适慧秋谷先生总制全蜀，行旌抵西安，被命堵江南，访可以佐戎幕备参谋者，当事以子潇荐。慧既偕之去。已而谈兵不合，力辞归关中，主书院讲习，修《全陕通志》，再主讲同州书院。而子潇学益纯，议论益扩大，

微特抗衡古人，并破其籀籒而挟之以升堂入室矣。其在关中数以书贻余，慨息天下大事，佐以所著《卦气表》、《华岳图经》、《游艺录》、《庐山纪游》诸书，皆可卓卓可传者。然在子潇，则犹其随笔杂录，非其至者也。其《经》、《诗》、《书》，非殷洪乔辈行篋中物，未便邮寄，余终未之读，而子潇已化去矣。遗书板刻在扬、在汴、在陕，兵燹之余，散失湮没无可稽者。子潇无子，仅存一女，归子贻。子贻其半子也，以副车举孝廉，如子潇。馆叙县令，需次入川。今叔成远任，搜笥得诗文二种，虑其久而失传也，计付手民，故有是命。呜呼！人生不过数十年客耳！方余读书子潇家，子潇甫新婚，今越五十余年，子潇往矣。昔尝许为余作诗叙，谦言稿成腹中，不敢轻下笔，以余两人交谊非同寻常，易作泛泛语。岂知为余作叙之约，息壤犹存，子潇已不能寻旧盟，而平生著述，乃待余为续貂乎！余深愧才力浅薄，不足以发子潇之蕴，其书俱在，读者自能开拓心胸，增广识见，勿庸余叙。余所以追述子潇者仅仅如此。子潇虽不必藉赘余叙，已自成为一代传人，今古通儒矣。往极云方伯尝为余言：“蒋湘南微河南所无，即吾江、浙中吾未一二见也。”又为述林文忠公之言曰：“吾不意汝竟有如此廓门生也。”方拟聘《全陕通志》，旋以办赈救荒事，未及行，而子潇果修《通志》，告成在数年后。惜文忠公未及见之！其为名公卿、大僚、耆德、宿儒所推重如此，此又何待鄙人一叙耶？子贻诚能尽刻子潇之遗书，散布当时，传诸后世，吾知必有读乐翁书者益重卫玠也。同里王济宏。

原 序

学问之道，通古难，通今尤难，斟酌古今而通之者为尤难。汉儒谓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是通人之学更难于通天地。盖天地之学，可以读书而通之；人之学，不徒于读书而通之；通人，则能斟酌古今矣。吾友蒋君子潇，以颖异之姿溺苦于学；督学使者吴巢松先生拔之于诸生中，目为中州一人。君更从江郑堂、阮云台两先生问奇字，研经术；与齐梅麓、俞理初读《九章算法》、考究仪器于钦天监中。既而入江督、河督幕府，缮饰《经》、《史》以为章奏，当代政事，一一洞悉。凡本朝《三通》所载大掌故，皆条其源流，笔之于书。又尝谓刑名之学，古人所以辅礼，郑康成注周礼多引《汉律》，是读《律》亦为儒者事也。因取《大清律》与《唐律》、《明律》互校，括以三经三纬，以推原周公制礼之等杀，著《辅礼论》二千余言，俾读书人一望而皆能治狱。岂非斟酌古今，为有用之学者与？君幼孤，家贫，母夫人授经于风雪中。仲父奇其才，为之置书千卷，君一览辄晓。其有疑者，负笈走千里，访于魁儒。所到之处，考其山川沿革，风土人情，验之于事，而证之于经。故君之学醇而不迂、质而有文，诚不自欺，峻不绝物。自宗族、乡党以及名卿、大夫，靡不口称而心服焉。信乎其能通天地人者矣！余与君幼同学，长同试于有司，各以道义相勖者有年。及君旅食四方，遂不数数见。今年君来江西，所著之书已成百余卷。其大者《周易郑虞通旨》、《十四经日记》、《中州河渠书》三种。余方欲分俸为君刻之，会以事去官，而君之高足刘君己代刊古文六卷告成。

因余悉言生平，属为之序。爰为道其贯通古今者如此。至文之宏深渊懿，千人共见，不更赘叙云。

同里阎彤恩。

刘 序

序曰：吾师子潇先生以五十之年，成书百卷。解经者，十之四；辨史者，十之三；衍算者，十之二；述刑名、钱谷、河监诸大政者，十之一。而古文稿十卷，别自为编。经门人田君所抄者四十篇，携在行篋。元培更益以先生近作，与仲植同次为六卷。将付梓，以公同好，而先叙其大旨曰：

先生之文，以力矫伪八家为主，故归震川、方望溪两家之法，在所不用。以八家之流弊皆自两家开也。前代矫八家者，率多摹拟秦汉；先生则删去沈博艳丽之作，而独存本色。以为伪秦汉与伪八家犹佩剑之左右也。自来古文家孰不言通经？而先生之所谓经，及以周公之制作与孔子之信好合考而明之，非章句家琐拾训诂之经也；自来古文家孰不言载道？而先生之所谓道，乃以人情、时事与天地消息参验而出之，非理学家空谈性命之道也。本朝经学分汉、宋两途。为汉学者，排宋学为空虚；为宋学者，攻汉学为破碎。先生皆以为不然。儒者读孔子书，学孔子学。孔子，周人也。周之学，春、秋《礼》《乐》，冬、夏《诗》《书》，谓之四术。孔子益以《易》与《春秋》，谓之六艺。六艺，皆周礼也。韩宣子聘鲁，见《易象》《春秋》，曰：“周礼在鲁”，是《易》与《春秋》二艺。《礼》、《乐》、《诗》、《书》之四艺皆周公之礼明矣。子曰：“吾学周礼。”告颜子曰：“克己复礼。”颜子亦曰：“约我以礼。”曾子传一贯之道，作《大学》，曰：“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中庸》证明之曰：“非礼不动，所以修身。”可知孔门之学，但宜

称为“礼学”，不宜称为“理学”。孔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孟、荀为再传弟子，仅百年而诗书已待辨正，况汉儒去孔子二百余年，宋儒去孔子一千余年乎？汉学、宋学之争，皆无与周学者也。吾为周学而已。此先生论学之大旨也。文王、周公、孔子之《易》皆用韵语，孔子直以“文言”为名，是必叶声韵者始谓之文。人之生也，和言中宫，危言中商，疾言中角，微言中徵，羽发喉引声，自有高下抑扬之致，小序所谓“声成文，谓之音”也。宋以后之文，多有声而无音，先生病之，尝曰：“宁为箏琶，无为土鼓。”又尝取《汉书》中志、传为《史记》所无者，籤而出之，以示古文门径，曰：“学纯论正，神华味腴，直起直住，不用语助虚字，足为伪八家对病之药。宋以来论史、汉异同者，多右马而左班，乃穴坯之见也。”此先生论文之大旨也。且夫通古而不通今者，无用之学也；知今而不知古者，无本之学也。先生以经史为根柢，而又通本朝之掌故，凡国家巨典，无不悉其源流。故其文撷经之精，鎔汉之髓，大而入微，奇不乖纯，无一字凿空，无一论涉肤，自成一家之法，故可以废时人之法。天下必有先睹为快者。爰次其目而录之，凡九十三篇。

门人刘元培撰。

点校前言

《七经楼文钞》是清代道咸之际回族学者蒋湘南的论文集，书凡六卷。其门人刘元培刻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收文九十三篇。同治九年（1870），其婿马子貽又请张希仲校订后重刻，并补收文三篇。1920年，陕西省资谊馆又据马子貽本排印，补《二瓦砚斋诗集序》一篇，总计收文九十七篇。今以马子貽刻本为底本，加上标点符号，并对我们发现的讹误作出简单的校记，公诸同好。

蒋湘南字子潇。河南省固始县蒋集镇人，生于1796年（嘉庆元年），卒于1854年（咸丰四年）。周作人先生在其《蒋子潇游艺录》一文中曾怀疑蒋湘南是否是回族，经查考，蒋集镇至今仍为回族聚居区，蒋湘南的姻亲都是回族，可证周先生的怀疑是无根据的。从蒋的著作可以看出，他热爱回族文化传统，而对汉族文化传统也有精深探讨和由衷尊信。从民族文化史上的这种现象可以证明中华民族大家庭完全可以携手并进，共同繁荣。

蒋湘南家境贫寒，幼而丧父，寡母教读于艰辛之中。叔父奇其才，请光州名儒马春圃（回族）教之，其嶷奇磊落之气遂得见之于学业。他也曾想为官作宰，光宗耀祖，但仕途蹭蹬。青壮时期阮芸台、蒋衡堂、张椒云、吴巢松等达官贵人刮目相待，为之延誉，而考场连连失意，四十岁以后才入进士副榜；例受虞城教谕，他又“鄙弗就”。自后即游幕四方，旅食天下人考查山川，印证经史。“文章憎命达”，官运不亨倒造就他在学术上卓有贡献。

刘元培《序》在概述蒋湘南论道、论学、论文之大旨以后着

重指出：

且夫通古而不通今者，无用之学也；如今而不知古者，无本之学也。先生以经史为根柢而又通本朝之掌故，凡国家巨典无不悉其源流。故其为文撷经之精，熔汉之髓，大而入微，奇不乖纯，无一字凿空，无一论涉肤。自成一家之法，故能废时人之法。

初读此序，以为夸饰过当，乃师徒虚美俗套。及详读数过，方觉这些话简赅质朴，确实道出了蒋氏学风文风的特征。其所谓“废时人之法”，与章学诚强调的“溯风气而不趋风气”同义，就是摒弃不管社会实际而一味趋风气以求时誉的八股式学风和文风。章学诚早就向钱大昕提出：“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官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俊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少。戴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中国古代有为有守的学者都持有这种观点。鸦片战争前后的蒋湘南及其好友魏源、龚自珍等都是这样的学者。有崇高目的又能排除势利权威的干扰，在学术研究上才有可能正本清源，继往开来。《七经楼文钞》所录的文章可以证明，蒋湘南开辟了认真负责不迷信权威的新风气，以“持世救偏”为职志。

前两卷是一组“解经”之作，这些文章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提出不少令俗儒瞠目结舌的看法。例如《六经原始》一开头就提出“六经者，先王之器也。道家者，六经之祖也。”六经是“器”不是“道”。这个问题自周之尹文至明清之王守仁、章学诚都有过论述。但推而进之为“道家者，六经之祖也”，确需要很深的功力和很大的勇气。而他的考镜论证是有说服力的。其结论是：

儒术之尊，尊以六经。六经之尊，尊以孔子。孔子则固自居于史而未尝自命为经，其系之、定之、弦歌之，皆史之职也。后之为儒者尊经而细史，是亦数典忘

祖之一端。

其所论述当然还可以讨论，但它已有效地反映了汉学的支离和宋学的空疏。

《原象》《卦气说》和《费氏易家法考》是一组探讨《易》学的专题论文。汉代以后之言《易》者，多跳不出“王郑相讼”的圈子，在义理与象数之间入主出奴，争论不休。蒋氏这一组文章却抓住了《易》卦的本质属性作出沿流溯源的探讨。例如《原象》所论就能令人耳目一新。《易传》曰：“象者象也，象也者象也”。“象”到底是什么？孔颖达曰：“原夫《易》道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上句等于宣布“象”是不可知，下句似乎可知了，但“垂”什么“范”，怎样“作则”，仍属恍惚迷离。《原象》则不然，它一开头就从常人生活耳目所及提出问题：

甚矣，上帝之好奇也！于无形无声之中，忽造一有形有声之世。岂将以显己之仁乎？不然，何其象之灿陈也？是故：天地，一上帝之象也；日月、星辰、风雷、雨露，一上帝之象也；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一上帝之象也；男女，一上帝之象也。象而无以会之则不生，象而无以散之则不死，不生不死则不变，不变则不常，不常则不安……上帝之象，显于万物。万物之象，显于圣人。圣人时时见上帝于象，因指上帝之象以示人。是故六十四卦自伏羲氏以后，神农、黄帝、尧、舜皆命为象。尧命牺和曰：“钦若昊天历象”。舜告禹曰：“予欲观古人之象”。韩宣子聘鲁“见《易》象”。《易》之名象，春秋时亦然矣。夫圣人何为以象识人也？曰：教人识上帝也。

需要申明：蒋湘南的上帝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上帝，而是“宗动天”的主宰者，实际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本然规律，其详见本书《推步总论》和《太一释义》。尽管这种万事万物皆“一上帝

之象也”。可能受到佛经“佛无处不在”的影响，但是，他把上帝论证为“太乙”即“天一”，即“乾元”，即“宗动天”的主宰者，亦即本然规律，则确有其特殊意义。如果，人们以此为起点去研究作《易》者怎样以奇偶（阴阳）两个符号去创造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以精确反映天文的变化，及其与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的规律关系，那么，《易》学的研究也可能出现一个新局面。

《卦气说》一文是蒋氏对其专著《卦气表》一书的进一步发挥。它实际是论证了杨雄《太玄》与《周易》是两个“易”道系统。它开头就说：“卦气非圣人不能作也。圣人明于先天后天之故而序六十卦之气以示人……其义之尤精者则惟冬至、夏至。冬至不起《复》而起《中孚》，夏至不起《姤》而起《咸》……”这里所说的是《周易》与《太玄》的本质区别。《太玄》本《卦气》，冬至起“中孚”，证明《易卦》原是先民测天的记录符号。《周易》本《序卦》，冬至起“复”，乃是儒者后天义理派的理论。本文的结论是：

汉杨雄作《太玄》以拟《周易》，不用《序卦》为次，其日躔，斗建皆本于“太初术”，“太初术”即黄帝之“甲子术”也。然则《卦气》实为黄帝之历象，其非圣人不能作，信矣。

本书第三卷有《推步总论》一篇，其中提出：

古者历与律（此指六律六吕）同出于《易》，《史记》、《汉书》、《新唐书》言之皆详。盖上古圣人观象得数，因数造律，推历生律，一以贯之之事也。《诗纬》之《泛历枢》以律通历。刘歆之“三统历”以历本律。后人以“八十一分”之法不及后代之密。遂谓历与律无涉。并与《易》无涉。惟明代郑世子之《圣寿万年术》与黄忠端之《易象正》，一则合律历为一，一则合

《易》历为一，然后知推步之学非通儒不能为也。

本文卷二收有《诗有六情五际解》四篇。该文在阐述“六情五际”之前，先说明了性情与历律的关系：

诗者，导性之物也。性生情，情生气，气生声，声生数，数生律，律生历。明乎此而后可以六情五际……

此说似乎很玄虚，不易言传，但却可以意会。他又引证大量不常见的历史文献资料论证孔门六艺必有《乐经》，“《诗经》即《乐经》也”。《诗有六情五际解》（三）中说：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某诗入某律合某音，圣人必有手定之谱，故曰“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得“所”，即各当其音律之谓也。鲁、韩、毛三家但传训诂，不传音律。传音律者，只有齐诗……三代以上，阴阳、历谱、天文、五行合为一家，冯相、保章之所司，即孔子之所本。汉儒条别九流，分为四家。六朝以后，群儒淆乱。唐李淳风、僧一行略能明之而未详其要。宋后，理学门开，一切弃之，目为小道矣。夫岂知皆孔门之大道哉！

儒家后来强调“声音通政”“以礼乐治天下”而视律吕理论和技术为“小道”，遂使乐道不精，乐功不全，这是专重义理的“易”学流派的副作用。按照蒋湘南的想法，联系律吕学、甲子术（太初术）和《太玄》去研究六十四卦的形成、发展过程和意义，也许能较具体地评析冯友兰先生最近提出的《易经》是“宇宙代数学”的说法。

学术史上有很多问号，其答案就存在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之中，但只有学博识精的有心人才能在有关资料的字里行间把答案对出来。本书的很多文章可以证明蒋湘南就是这种善于读“无字天书”的人。《费氏易家法考》一文就用这种办法驳斥了陋儒的“费氏无师承”的怪论。蒋氏广泛考镜有关文献资料，从字里

行间找线索，从理论特征找证据，终于得出结论：“……费氏非源于京氏乎！后儒以班书无明文遂谓费氏无师，亦鲁莽之论矣。”

更有意义的要算对“六宗”的考证了。《尚书·虞书》记载，舜接管了尧的统治权之后，先安排天象监测工作，以保证准确的“敬授民时”，接着就用传统方式举行庆典。播告天下自己掌权，即“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祭六宗既如此重要，而六宗究系何神？此问题自汉之伏生、孔安国、刘歆，至明清之杭世俊、全祖望、惠栋，名家数十人“聚讼纷如，久无定论，加以入主出奴者凡数十万言，而六宗之神不明，六宗之祀遂废矣。”这是中国文化政治史上的一个大问号。对此，蒋湘南广搜穷追，扼要罗列了三十多家的解释及“主之者”与“驳之者”，最后得出自己的考镜结果：

以上帝与六宗并言，此即《周礼》之言“祀昊天上帝”，又言“祀上帝”也。上帝者，天地万物之主宰，于《易》谓之“乾元”，于《书》谓之“惟皇”，于《礼》谓之“太一”。其体立于未有天地万物之前，其用显于既有天地万物之后……不识上帝，所以不识六宗。六宗者何？方明也。方明以木为之，其制见于《觐礼》，方四尺，设六色，上玄，下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以象天地四时。天地与四时皆上帝行其功用者也。

祭上帝者报其本，祀六宗者报其功。……

蒋氏此说从表面看，只是进一步阐释了惠栋的观点，但惠栋只明其然而未明其所以然。蒋氏阐述的所以然，有可能解决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即古代帝王的祭典是“以为神”或“以为文”的问题。荀况认为“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蒋氏的阐述肯定了荀况的观点，“祀昊天上帝”也好，“肆类上帝，禋于六宗”也好，都是以敬信自然规律为主。以前有不少学者肯定